

“黑暗塔”系列 番外
THE DARK TOWER

美 斯蒂芬·金 著

于是 译

STEPHEN KING
THE WIND
THROUGH THE KEYHOLE

穿过
锁孔的
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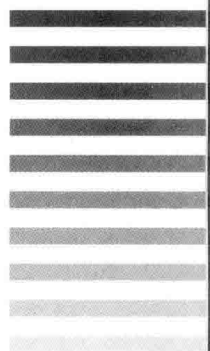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黑暗塔”系列 卷
THE DARK TOWER

〔美〕斯蒂芬·金 著
于是 译

STEPHEN KING
THE WIND
THROUGH THE KEYHOLE

穿过
锁孔的
风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302

THE WIND THROUGH THE KEYHOLE

by Stephen King

Copyright © 2012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锁孔的风/(美)斯蒂芬·金著;于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黑暗塔”系列)

ISBN 978-7-02-013391-8

I. ①穿… II. ①斯…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7266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甘慧任战 张玉贞
封面设计 陈晔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5 千字
开 本 67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91-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罗宾·弗思，以及奇迹动漫工作组的兄弟们。

前言

很多翻开这本书的人追随罗兰和他的团队——卡-泰特——已有多数，其中不少人是从头追起的。其余的，便是新读者和传说中的忠实读者——我希望人数仍是很多——他们可能要问，如果我没有读过“黑暗塔”系列小说，能读懂、并享受这本书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你需要先记住几件小事。

第一，中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毗邻并置的，还有很多重叠部分。某些地方有连通两个世界的门，还有些地方稀疏薄弱，以至于两边的世界真的会融合到一起。罗兰的卡-泰特包括三位成员：埃蒂、苏珊娜和杰克——他们都被抽离原先困扰深重的生活，从纽约被拽到罗兰的中世界使命中。他们的第四个旅伴叫奥伊，它是貉獭，土生土长的中世界动物，眼睛外有一圈金边。中世界非常古老，崩解倾颓，妖孽怪兽横行，魔法也不可信赖。

第二，来自蓟犁的罗兰·德鄯是一位枪侠——在日益无法无天的乱世中倾力维稳的小组织中的一员。如果你把“蓟犁的枪侠”想象成游侠武士和早期美国西部首领的奇特组合体，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枪侠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不是全体——都是古老的光明王^①传人，光明王也就是亚瑟·艾尔德（如我之前所说，两个世界是有交叠的）。

① 原文为 the White King，是光明一族的领袖，在前七本“黑暗塔”中，光明一族又被译为白族。

第三，罗兰的一生都活在恶毒的诅咒里。他杀死了生母，因为她有了一段外遇——基本上可以断定那是违背她意愿的，也显然违逆了她本应明晰的判断力——你将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场外遇的对象。尽管那是一次意外，他却认定自己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从青年时代起，佳碧艾拉·德鄯之死就如悲伤的鬼影萦绕在罗兰的心头。在“黑暗塔”系列的七部小说里，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但对于刚刚拿起书的新读者来说，我认为了解这些就够了。

我还要对那些长久以来不离不弃的老读者们说，可以把这本书插在《巫师和玻璃球》和《卡拉之狼》当中……也就是说，介于黑暗塔系列第四部和第五部之间。

至于我，当然很乐于发现老朋友们还有话要说。多年后——在写完七本小说后，在我认为他们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之后——能和他们再次相遇，真的如同得到一份厚礼。

斯蒂芬·金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A minimalist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snowy landscape.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a vast, white, textured area representing snow.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upper and middle portions of the image are several small, dark silhouettes of birds in flight, some appearing as simple wing shapes and others with more defined forms.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there is a small, dark silhouette of a fox or similar animal.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parse and evocative, with the text '暴冰煞' cent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rame.

暴 冰 煞

绿色宫殿终究不是奥兹的翡翠宫殿，如今已成坟墓，葬着那个让人不舒服的老头——罗兰的卡-泰特所知的“滴答老人”。他们离开那里之后的几天里，男孩杰克开始越走越远，把罗兰、埃蒂和苏珊娜远远甩在身后。

“难道你不为他担忧吗？”苏珊娜问罗兰，“让他一个人躲得那么远？”

“他有奥伊陪着呢。”埃蒂说的是那只貉獭，它总黏在杰克身边，把他当作特别的密友。“奥伊先生能和好人们友善相处，但一见坏人就会露出满嘴利牙。盖舍那家伙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没好果子吃。”

“杰克还带着他父亲的枪，”罗兰说，“他也知道怎么用。一清二楚。而且，他不会远离光束之路的。”他用断指之手指了指前方。低沉的天空里几乎没有浮云，只有一条细窄的云缓慢地向东南方游移。如果之前那个自称 RF 的人说的是实话，那就将是“雷劈”的方向。

黑暗塔的方向。

“可是为什么——”苏珊娜刚开口，轮椅就撞上了一个土包。她转身对埃蒂说：“宝贝儿，你推着我的时候留点心啊。”

“抱歉，”埃蒂说，“公共设施部门最近疏于维护这段收费公路。准是在琢磨多坑点儿预算呢。”

那不是收费公路，但确实算条路……或者说，曾经是条路：两条若有若无的凹槽、时不时出现的破败棚屋，都标示着所谓路的走向。那天一大早，他们甚至走过了一间废弃的商店，招牌上的字都快看不清了：图克边境商贸。他们进去想找些补给品——那时候，杰克和奥伊还和他们待在一起——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只有厚厚的积灰、陈旧的蛛网，还有一具骨骼——要么是只大浣熊，要么是条小狗或貉獭。奥伊饶有兴趣地闻了闻，出店前还往上面撒了一泡尿，然后走到老路中央的土包上坐下来，用弯弯的尾巴绕着身子。它面朝来时的路，在空气里嗅着什么。

这几天，罗兰时常看到貉獭这样做，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独自思忖。也许有人在跟踪他们？他不太相信有这种事，但貉獭的姿态唤起了某些遥远的记忆：它抬起鼻头，双耳刺痛般扇动，尾巴卷起来，仿佛有所暗示，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明确地联想到哪件事。

“为什么杰克想独自待着？”苏珊娜问。

“纽约的苏珊娜，你认为这值得忧虑吗？”罗兰反问。

“是的，蓟犁的罗兰，我认为这很值得忧虑。”她的笑容很亲切，但眼底深处还是会闪现另一个灵魂的恶毒品性。罗兰认得出来，是黛塔·沃克，苏珊娜的另一面。黛塔永远不会彻底消失，但他不会为此遗憾，因为要不是昔日的怪女人黛塔始终深埋在她心中，犹如一片拒绝融化的冷冰，苏珊娜就不过是一个膝下无腿的俊俏黑女人。只要有黛塔在，她才是人们需要严正以待的人物。危险的人物。枪侠。

“他要把很多事想清楚，”埃蒂轻轻地说道，“他受了不少

罪，不是每个小孩都会死而复生的。而且就像罗兰说的——谁要打倒他，谁就终将懊恼。”埃蒂停下来，不再推动轮椅，用手臂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看罗兰，说道：“这片无名城郊还有人住吗，罗兰？还是都搬光了？”

“是的，有少数人还在，我知道。”

他何止是知道；当他们沿着光束之路跋涉时，好多次都有人暗中偷窥他们。有一次，是一个惊惶的女人，怀里搂着两个孩子，挂在脖子的吊带里还裹着一个婴孩。还有一次，是一个年迈的农夫，半人类半变异，一根颤巍巍的触须垂在嘴边。这些人都躲在树林和高高的草丛里，注视着他们的进程，但埃蒂和苏珊娜一个都没有看到，甚至都没有感知到罗兰确信存在的其他人。埃蒂和苏珊娜还有好多要学的。

不过，看起来他们至少学到了一部分所需的技能，因为埃蒂现在发问了：“奥伊一直在闻我们后面的人，就是他们吗？”

“我不知道。”罗兰犹疑着要不要补充一句，说他敢肯定古灵精怪的貉獭奥伊还在琢磨别的事，但终究决定不说。枪侠独自闯荡天涯太久了，许多年里都没有卡-泰特作伴，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判断留给自己。如果卡-泰特要被维系得团结有力，这将是必须改掉的习惯。但不是现在，不是在这个清晨。

“我们继续前进吧，”他说，“我肯定杰克在前头等我们呢。”

2

两小时后，依稀有了正午的光感，他们费力地爬上一段上坡路后停下来，俯瞰一条缓缓流淌的宽阔大河，河水灰蒙蒙

的，在阴郁的天空下像锡铁一般。他们所在的河西北岸有一间谷仓式的建筑物，漆成了扎眼的亮绿色，绿得像尖叫，冲着暗哑的天空。入口处的栈道直接通到河面上，立在河水里的木桩也漆成同样的绿色。有两根立柱上拴着一根粗缆绳，系着一条大木筏，九十乘九十英尺，显得非常宽敞，漆成了红黄相交的条纹图案。木筏正中间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桅，但看不到有帆。木桅前摆着几张柳条凳，正对着他们所在的岸边。杰克坐在凳子上。他的身边，坐着一个戴草帽的老人，松松垮垮的绿裤子，脚蹬长靴，上半身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衣物——罗兰觉得那大概是一种紧身衣吧。杰克和老人好像在吃粑粑客^①，那东西立刻让罗兰的口水激增。

奥伊在他们身后，站在欢快条纹图案的筏子边沿，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倒影看。也可能看的是悬在上方、横跨河面的铁缆索道的倒影。

“那就是外伊河吗？”

“是的。”

埃蒂笑了。“你说为什么^②；我说为什么不呢？”他扬手挥臂地吆喝起来，“杰克！嘿，杰克！奥伊！”

杰克也向他挥手，尽管大河和岸边的木筏远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但他们的眼睛都够尖的，都看到了男孩露齿而笑。

苏珊娜用双手拢在嘴边喊道：“奥伊！奥伊！快过来，宝贝儿！到妈妈这边来！”

奥伊发出了类似吠叫的尖叫声，眨眼间就跳过木筏，冲进了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又从另一边冲出来。它跑在上坡路时，

① 粑粑客是罗兰的世界中一种类似于三明治的食物。

② 外伊（Whye）的发音恰似“为什么（Why）”。

双耳紧贴脑袋，带金圈的眼睛闪着亮光。

“慢点儿，小宝贝，小心犯心脏病！”苏珊娜喊了一声，大笑起来。

奥伊却好像把这句话视作冲刺的口令了。不到两分钟，它就来到了苏珊娜的轮椅边，刚跳上她的膝头又蹦下来，喜悦地看着他们几个。“奥兰！埃德！苏兹！”

“你好啊，史洛肯先生。”罗兰说，他母亲给他读过一本《史洛肯和龙》，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以这个古老的词汇来叫貉獭。

奥伊抬起腿，灌溉了一小片草地，又扭头看向他们走来时的路，嗅着空气，眺望着地平线。

“它干吗老这么干，罗兰？”埃蒂问。

“我不知道。”但他差不多已经知道了。是那些老故事书里说的吗？不是《史洛肯和龙》，而是类似的某本书？罗兰认为是的。刹那间，他想到了绿色的眼睛在黑夜里警觉地瞪着，不禁周身寒战——准确地说，不是出于恐惧（当然，或许也算是部分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想起了什么。然而，记忆转瞬即逝。

如神许意，必将有水。他心里想着，但当埃蒂问“什么？”他才意识到自己说出了声。

“没什么，”罗兰答道，“我们去和杰克的新朋友唠唠嗑，如何？说不定他还有一两只粑粑客呢。”

埃蒂顿时面露喜色，他早就腻味了难以下咽的干粮，他们管那玩意儿叫“枪侠款墨西哥玉米饼”。“好哇，这就去！”他说着，看一眼晒黑的手腕上莫须有的假想表。“我的天呀，刚好是大餐时段。”

“闭嘴，推车，宝贝儿。”苏珊娜说。

埃蒂闭嘴，推车。

他们走进船屋时，老人坐着；他们走到河边时，老人站着。他看到了罗兰和埃蒂的枪——檀木手柄，大口径的精铁枪筒——他瞪大了眼睛，然后屈下单膝。那天很安静，罗兰当真听到了膝骨嘎巴作响。

“您好，枪侠，”他说着，将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拳头触在额眉之间，“向您致敬。”

“快请起身，朋友。”罗兰说着，心想，但愿老人真的是友非敌——杰克好像是这么认为的，罗兰已经可以信赖他的直觉了。更别说貉獭也信了。“请您起身。”

老人起身不易，埃蒂迈前一步，搀了他一把。

“感谢您，年轻人，谢谢啦。您也是枪侠吗？还是学徒？”

埃蒂看了看罗兰。罗兰没有表态，埃蒂只得扭回头看着老人，耸耸肩，咧嘴笑。“要我说，两者兼有吧。我叫埃蒂·迪恩，从纽约来。这是我妻子苏珊娜。这位是蓟犁的罗兰·德鄯。”

摆渡人瞪大了眼睛。“是蓟犁吗？您说的是蓟犁？”

“是蓟犁。”罗兰肯定了这一点，顿感心头一阵悲凉，他始终无法习惯那种酸楚的感觉。时如逝川，恰如他们面前的这条河，除了流逝再无其他。

“请上船吧。欢迎欢迎。这位年轻人和我一见如故，已经成朋友啦。”奥伊踏上了大木筏，老人弯腰摸了摸貉獭抬起的小脑袋。“我们也是朋友，对不对？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毕克斯！”奥伊欢快地答完，又转身面朝西北，耸起鼻端，带金圈的眼睛凝视着标志光束之路的浮云。

“你们想吃点儿吗？”毕克斯问他们，“我只有些粗陋的简餐，虽然不多，但我很乐意与诸位分享。”

“多谢了，”苏珊娜说，她望了望悬在高空、斜越过河面的索道，“这是个摆渡口，对吗？”

“是的，”杰克说，“毕克斯告诉我对岸有人住。不算近，也不太远。他认为他们都是些和善的农夫，但不太往这边来。”

毕克斯下了木筏，走进了船屋。埃蒂等了一会儿，听到老人到处翻找的响动，便倾下身子，轻声问杰克：“他没问题吧？”

“他挺好的，”杰克说，“我们要走这条路，而他也乐于送人渡河。他说，好多年没人过河了。”

“一定有很多年了。”埃蒂表示赞同。

毕克斯再次出现时，拎了一只柳条篮，罗兰赶忙接过来，要不然这个跌跌撞撞的老人准会一头栽进河里的。没多久，他们全都在柳条凳上坐下了，大口咀嚼填了某种粉色鱼肉的粑粑客。调料加得恰到好处，很美味。

“要是喜欢，你们把这些都吃了吧，”毕克斯说，“河里的线鲷多得是，大都是地道的鱼，遇到变异的我就扔回河里去。以前，我们得到的指令是把坏鱼统统扔到岸上，以免它们继续繁殖，有一段时间我挺守规矩，但现在……”他耸耸肩，“要我说，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作为一个活得够久的人，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

“您多大年纪了？”杰克问。

“好久以前我就过了一百二十岁了，后来忘了算日子，也就记不清了。门这边的时间很短，明白吧。”

门这边。某个老故事的印象再次骤现，让罗兰心头一动。然后那印象消失了。

“你们是跟着那个走吗？”老人指了指天上的云带。

“是的。”

“去卡拉？还是更远？”

“更远。”

“要去大黑暗地吗？”毕克斯好像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同时也觉得困惑。

“我们有自己的行程，”罗兰说，“摆渡人先生，您送我们过河，想要什么酬劳？”

毕克斯笑了。笑声真嘶哑，但也真高兴。“没地方花钱，要钱也没用，你们没有牲口，而且事情明摆着：我的吃食都比你们的多。你们可以吩咐我，强令我送你们过河。”

“决不会的。”苏珊娜一脸惊讶。

“我知道。”毕克斯说着，向她摆摆手。“土匪才会那样做——一旦过了河，还会把我的筏子一烧了事，而真正的枪侠决不会做那种事。我想，女枪侠也不会的。女士，您看起来没有带武器，但女人的事，谁也说不准呐。”

听了这话，苏珊娜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毕克斯转身对罗兰说：“你们从刺德来，我知道。我听说过刺德那儿的的事情，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市。我知道刺德的时候，它已经开始颓败，变得古里古怪了，但仍然是座了不起的大城。”

他们四人交换了一个表情，那是只有卡-泰特之间才懂的

无声意念。那是个阴沉的表情，尽显“悲憾”——这个古老的中世界词语意味着遗憾，也暗示了悲伤。

“怎么了？”毕克斯问，“我说错什么了吗？要是我问了不该问的，敬请你们原谅。”

“没关系，”罗兰说，“只是，刺德……”

“刺德已是风中的尘埃。”苏珊娜说。

“唉，”埃蒂说，“确切地说，不是尘埃。”

“是灰，”杰克说，“像在暗夜里发红光的余烬。”

毕克斯暗忖片刻，慢慢地点了点头。“反正我早晚会听说的，或许你们可以在个把钟头里说一点，能说多少算多少。反正，过河起码要一个钟点。”

5

他们都忙着要帮忙，但被毕克斯喝退了。他说，这是他的份内事，他也照旧做得动，只不过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了，想当年，两岸各有几家商栈、几个农场长相往来。

反正也没多少事要做。他从船屋里搬来一把凳子和一只大锚栓，再爬上凳子，把锚栓悬在桅顶，再把它勾到索道上。然后，他把凳子放回屋，又带了一把Z字形的金属大扳手出来。带着某种仪式感，他把它放在木筏另一头的小木架上。

“谁也别把那东西踢下水，否则我就永远回不了家喽。”

罗兰蹲下身，仔细看了一眼，又叫埃蒂和杰克也来看。他指着刻在Z字最长一边上的字。“上面写的，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没错，”埃蒂说，“北方中央电子。咱们的老朋友。”